

**知往 鉴今**
**人在旅途**
**溪水若琴**

□ 余佑学

桃花溪是平利县一个景区,享有“小九寨”美誉。

桃花溪水,溪水桃花。一个诗意浪漫的地方,因桃花水的潺潺律动,岭披锦绣,山藏奇峰,云蒸霞蔚,暮染烟岚,让人留恋向往。

发源高山之巅的桃花溪,一路行走,一路扩编,最后汇入到一条河的序列。河叫秋河,孕育出一个坝子,名叫秋坪。弯弯曲曲的秋河,不仅慷慨接纳几十公里以外的桃花溪水,还沿途壮大自己的体量,冲刷旋出许多大小不一的坝子。当它百折千回走到广佛镇秋坪坝时,变成一条永不干涸的四季河。于是,便有了层层叠叠的水田,有了绵延起伏的山川。

山远,地缓,川平。四周青山苍翠,河川田地肥沃,坡地茶园葱茏。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,吸引南来北往的客人来此考察研学观光。

人们逆流而上,便可看到桃花溪的水从山岭间,从一条条涧水处,从一汪汪咕咕咕冒山泉的草丛里,源源流出,瞬间秒懂“山有多高,水就有多高”的自然言语。

生机盎然的秋坪坝,诞生了一家名叫帝景南山的企业。老板生得清瘦娇小,见人一脸微笑,好似一朵盛开的山桃花。嗅着桃花出生,喝着桃花水长大的山的女儿,许是得了天地灵气,常饮桃花溪水的缘故,出落得如花似玉,自带一股山野清新之气。

“万山之中布新景,琴声悠扬唱乡音,落子如棋步步高,和美乡村谱新篇。”这首嵌名打油诗道出了创业者“万琴棋”的广阔前景。

山有琴棋,灵动花溪。一个年轻的女企业家,外表清爽干练,目光清澈如水,步履风轻稳健。谈吐温和甜美,窈窕的身板,蕴涵着蓬勃向上的力量。就连名字也洋溢着诗情画意。

出生在桃花溪谷,上小学才第一次走到乡里,上高中才第一次走到县城,上大学才第一次走出省城的万琴棋,大学毕业,在西安发过广告,干过推销,当过文员。城市生活固然精彩,却只能糊口自己,距离养活一家人的目标还是太过遥远。权衡利弊,她决定回乡创业。

琴棋弈棋,琴棋善弈,在新农村的大棋盘下,创新创业让家乡声名鹊起。她以大地为棋盘,以农具为棋子,以五谷田园和茶山为楚河汉界,以感激家乡的浓烈情愫,弈出一手手振兴乡村高招妙棋。

她先是把散布于千家万户的各种食用菌(木耳、香菇、野生菌子)、生猪肉、土鸡粮油等收集起来,成立优质富硒农产品销售公司。

注册“思乡味”商标,统一规格,统一包装,投放市场。由于种类多,品质好,价格公道,深受消费者喜爱。靠山吃山,让她收获人生第一桶金。

“要干就干出模样,要做就做出特色。安于现状,只能当个‘二道贩子’,啥时候也不会走出自己的脚印。”万琴棋说道。

家乡田肥沃,富含硒元素,种啥长啥,既然当了新农人,就不能辜负脚下大地。

溪水汨汨流淌,被铁栅栏所隔,其状宛若琴弦,股股清流喷涌而出,唱出新农人创业奋进时代强音。2014年,平利县帝景南山茶业有限公司成立。新企业,新征程,孕育出有滋有味新生活。

万琴棋流转泡冬水田千余亩,种植水稻和油菜,春赏菜花,秋闻谷香。租赁茶山千余亩,让游客体验采摘乐趣。帝景南山不仅种茶,种食用菌,还种豆豉油菜;不仅有自己的茶叶加工厂、放牧场,还有可供成人、学生手工劳作的瓷工坊(手工创作基地)。业务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、研学实践、技能培训、特色餐饮等多个品牌服务。

亲近自然,读懂五谷,乡村有约,让更多人体验耕作乐趣。观水流跳动,抚稼不辨识,听苗木拔节,瞅果成熟,脚入田泥,身住瓦舍,感受大地温度……看着这样的乡村美景,万琴棋自己都激动得睡不着觉。

根植大地的企业,先求品质,再讲效益。田园综合体建设,不仅让当地400多名父老乡亲不宅他乡,不去远方,实现就近就业,成为拿工资的产业工人。也让企业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,随着产业链条不断完善,农技培训、研学体验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。

“乡村振兴,关键在人。今天的成绩代表不了明天的收成。”万琴棋在县城斥资百万,建起国学馆,只为搞好茶艺培训,扬国学精粹,为当地培养一批留得住、能管用、爱家乡的乡土人才。

国学馆设有茶艺厅、品茗室、书画室等专业培训工作室,除她自己宣讲外,还从西安、成都、杭州等地聘请专家学者来授课。设置的课程有“琴、棋、书、画、茶礼、论语研习”六大主题。自去年6月开班以来,研学基地共吸引3400多人观摩学习,孩子们研习孔子拜师之礼,体验文旅文化精髓,参与田间农事劳动,了解琴棋书画知识。

“我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,从‘拜师礼’到农事体验、观摩茶艺表演,学手工制作,卷起裤腿下田插秧,收割油菜,各种新奇的农事,让我感受到劳动的充实快乐,体验到五谷成熟变形的奇妙!”

来自汉滨区培新小学的张洁笑吟吟地告诉我们,每当看到听到孩子们在研学基地欢愉无比叽叽喳喳的喜悦神情,万琴棋的脸上洋溢着青春幸福的光彩。

国学营养思品,农耕营养身体。建研学基地,就是想让孩子们像自己小时候一样,能够经常到田间地头去看看,了解农村,熟悉农事,激发人们热爱农业,建设家乡情怀。今后,我们将把老年康养与岁稔年丰结合起来,经营围着市场转,美好生活有盼头。万琴棋自信满满。

帝景南山,经过十多年发展,农田色彩斑斓,茶园郁郁葱葱,研学基地,花香四溢,培训经济,创出新效益。五谷满园,菜畦时鲜,桃花艳艳,山泉水那么甘甜。

新型农人万琴棋,把梦想种成一行行诗篇。河溪山岗歌悠扬,好想百鸟啾啾,田间地头缀满串串丰收华章,菜鲜果醇果香,一幅幅壮阔秀美新画卷在秦巴山地徐徐铺展……



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 安康日报社 联办

**挑水的记忆**

□ 陈绪伟

“你挑过水吗?”小舅问我,“小时候挑过水!”我肯定地回答。“今天下河去挑一担水回来,我看看!”小舅拿来一根带绳勾的扁担,两只木桶说。“好多天没挑水了,我试试看。”我一边回答,一边接过挑水用具。

从小舅家到河坝边,下一个小坡就到了没多久。我先把水桶放稳在大石头上,扁担搁在沙坪上,拿出舀水瓢蹲着,在桶下边水潭中舀水。左手扶着桶,右手一瓢一瓢舀满一桶,再同样动作舀满另一桶后,把舀瓢放在桶水上,起身站立,双手一桶一桶地提下来,分放在沙坪上,再拿起扁担将两头绳勾勾在扁担中间的凹处,躬身平衡起肩,然后一步一步上坡,一闪一闪转肩,终于一挑水挑到舅家门口。头出了汗,肩有点酸,水洒了些,“不错不错!没忘本!”小舅笑着说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,自来水早就通到千家万户了。过年从甘肃回来的小舅,却拿出扁担木桶,特意让我去挑一挑水,来感受挑水的情怀。小舅家住乡村的老屋,他在外工作多年了,听说过年必回家一趟,每次都要下河挑一担水。我给舅家拜年多次,只见大舅二舅在,没遇上过小舅;今年拜早年,就碰上这挑水的情节,把我思绪带到了过去挑水的情境中。

记得父亲说过:“人可以饿一两天饭,却熬不过一天不喝水。”我家乡在农村,在那个年代有青黄不接的时候,几天不沾粮用干野菜菜充饥,还会以多喝水来当粮。那时没自来水一说,所以一年四季无论什么天气,不管是刮风下雨,还是烈日暴雨;无论是天寒地冻,还是干旱雨涝……家家户户都得有人去挑水,而且每天都必去挑水。

山村的家乡,由于有山有梁、有湾有泉、有河有沟,所以挑水就有地点不同、远近不同、路况不同,但挑水要用要吃是一样的,且是风雨无阻。

到了15岁时,我就开始挑满桶了。挑水跟挑其他东西不一样,上坡下梁、转弯过沟走平路,都要会走妥当步子和姿势,才能保住水桶水。

那年代,苕是居民粮的标配。在饭馆买饭,一碗米饭搭上一两块苕,这是人们的共同记忆。

冬冬腊月,朔风凛冽,天寒地冻。营养丰富的苕既容易消化,又供给大量热能,自然成为捉襟见肘之家果腹御寒的最佳食物,家家户户,餐餐有苕,变着花样巧吃苕。“早上红苕站队,中午红苕开会,晚上红苕打扑克”,意思是说早上吃蒸苕,苕像列兵站队;午饭吃苕糊涂,许多小苕块相聚犹如社员在一起开会;晚上吃的炒苕片,颇似扑克牌。过年津津乐道的是炒的苕果子,炸的是薯片,和苕垫底的蒸肉肘子。团聚的开心,老少的欢愉,那眉眼笑得像盛开的红苕花,多彩而灿烂。

苕是三餐四季一主粮,青黄不接救命粮。因而人们对苕的保管也煞费苦心。为了保固防水,因地制宜挖苕窖贮苕,犹如如今的冰箱冷库。窖口搭的像小偏厦;为了防盗,窖口一尺多深内壁按十字架上锁;春季,窖里缺氧易发生危险,先辈们也脑洞大开,用一盏油灯吊入,观其燃熄、亮度,测试氧气浓度,再决定是否下窖。

**茴香飘千里**

□ 郭华正

带苕放牛,带苕上学。农谚说“秋后弯弯腰,胜过春天走一遭”。苕称“地宝”,埋在地下,隔着地皮难以刨干净,尤其地头垄沟边。苕蔓干枯早,易被人忽略,给秋人发现残留蔓根,定会挖出一串红苕来。即使未发现蔓根,地角茺畔也能翻出一筐来。这种好习惯是对劳动成果的爱惜,对饱满线上的人来说,更是对生命的珍惜。少年常随大人参加这样的拾秋活动。如今遐龄,它成了捡拾秋野的美好时光回放。

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的1940年9月,姜学政任淮南新四军五支队十五团一营营长时,服从命令,听从指挥,不怕艰难困苦,不怕流血牺牲。率全营指战员,身先士卒,冲锋陷阵,英勇作战。在苏皖边界地区来安、六合、天长等地的盘山、刀山等战斗中,打退敌人十余次进攻,胜利狙击敌人多次反扑,坚定顽强守卫万山,掩护了部队安全撤退。1940年10月,在淮南津浦路西地区作战时,右手被敌弹击中负伤致残,但坚持左手持枪指挥参加战斗,后被定为二等乙级残废。

1945年7月,姜学政任新四军二师四旅四团的参谋长。10月下旬,新四军二纵会同八路军山东军区第八师发起鲁西南界河战斗,攻击对象是为国民党军开路,投降日军的吴化文部和拒绝投降、配合北犯的日军。姜学政率一个营的部队,仅用两个连的兵力,歼敌一个特务团,俘虏四十余人,活捉敌军副团长。

抗日战争时期,他还兼任过新四军山东省军区第二纵队四旅十团参谋长。解放战争时期,

少酒点出去;还有弯腰挑水起肩站立,两手要轻握前后勾绳,以免掉勾或挂偏;走上坡扁担要稍许横斜于肩膀上,以免前桶触地;下坡也一样姿势,以免后桶触地;转弯时可顺势扁担换肩,即可平衡水桶,又可双肩替换挑担;平路时要让扁担上下弹起来,小步跑可让扁担“呼闪”合拍,这样挑水既轻松又不溢水。当然这样的姿势挑水,最重要的是走路步伐要稳,不能打野眼(四处张望),一步一步踩结实,不能踏飘;这样的步履与姿势对头,桶装水的惯性就平衡了,挑的水就不易洒出;否则,一挑水到家就所剩无几了。挑水一点不溢出,也是做不到的;自然洒出点水就像珍珠落地,是给路边庄稼解渴,更是挑水人留下心思和期待。

后来我16岁上高中,住宿在汉阳坪集镇,每逢星期天回到山村家,就住在河里挑水,不让父母操劳。尤其夏秋放忙假,或是放寒暑假,每天挑水我都包揽了;而且只要缸里少了水,我就立马去挑水填满。那时候心境如缸水般清澈,心静如河溪流水般明净;每挑一担水,就是对生活艰难的品味,更是对人生担当的诠释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,我高考毕业分配到城市工作,租房住在城郊东南村,改为挑井水吃。一口井管四五十户,方圆百十来米的机耕路,200亩的田地,也靠这口井的水来浇。因为井水来自地下,自然渗入流出,而且冬暖夏凉,长年源源不断,成为郊农灌溉饮用的自豪和依靠。

到了90年代,城镇郊区川道用上了自来水;时至21世纪,城镇乡村全部用上了自来水,而且还是纯净的安全供水。如今社会快速发展变化,让人感叹;也让人感到,时光岁月真如白驹过隙。

如今挑水已成历史记忆,小舅却将挑水视为一种情怀,今年还成了检验我“本性”的标识。“你会挑水吗!”他人无需会,但我必须会。

**往事并不如烟**
**与善举抵足而眠**

□ 夏崇庆

20世纪90年代中期,妻与我在老家区公所下属的两个单位工作。两个单位隔着浅浅的一条溪流,相望者。每天早晚,我都要踩着小溪里,像省路号似的石块,小心翼翼抱着孩子,妻子牵着我的衣角,蹦蹦跳跳地送妻子到单位上班,或者接到我的单位休息,不以为苦。

可妻子单位的领导,找我的领导和我多次游说,说我们这样下去,很不安全。特别是汛期,行风走雨,溪流暴涨的。他们愿意为我们腾出一间卧室和小厨房,叫我们在那里吃住。我很是感激涕零,加之儿子闹夜,常常吵得几个同事休息不好。而我的领导很是不舍,最后悠悠地说了一句“你们住过去以后,他们就不用请门房了。县上区上汛期查岗,他们也不担心了”。

哦,真的是这样。那个单位三个编制,站长、副站长和我的爱人。站长五十多岁,以前是一个小乡书记,估计家里负担重,常常借县上区上开会名义,回家帮妻干农活。有年他们乡上下冰雹,庄稼畜生房屋道路损失惨重,雨毁还伤了人。县上领导都去查灾慰问了,而他还老家背麦捆子。于是,被免职,安排到这个小站任职。副站长是一个小乡副乡长,面相五十多了,因身体原因,也调回来安排个闲职。他的身体真的特差,灰白交织的乱发下,覆盖着一张憔悴蜡黄的脸色。每次下村回来,总要拄一支树棍或竹根,走几步,就用竹根抵着肚子,歇一会,痛苦地呻吟着,豆大的汗珠子啪嗒地掉。妻子赶紧给递上一塑料杯温水,他轻轻地抿几口,缓过神来,朝我们感激地点头致谢。

他们俩住是早上来,在单位紧张的办公室,就急急匆匆下村。下午五点多,锁门,对妻子客套地说“你辛苦”,就骑上自行车,噌噌地走了。夜里,一有电话,我一个激灵爬起来,听电话,做记录。若有紧急事,便给站长发传呼,两个小时,站长黑水汗流赶回来。不好意思地自言自语:“你姨的老毛病又犯了!”

一个沱沱雨夜,我们正熟睡,屋外有了响动,似乎有人跌倒和呻吟声。我急忙开门,用手电一照,副站长捂着肚子,在一楼的楼梯间,蜷缩着。他断断续续地说:“不得活,去医院。”妻子赶紧给站长发传呼:“有急事,请速回!”副站长说:“没用的脚,站长离家离村电话室,四五里,何况又是深夜,这么大的雨!”我那时年轻,就半蹲着身子,想背着他去医院看医生。可他手

足无力,身子面条似的,怎么爬都爬不上我的背。正着急间,妻子返回屋里,取了一把伞,轻轻地锁了门,帮我把他扶上自行车。他就这么趴在后架上,身子前倾,头抵在车屁股座上。我扶着车把,跟跟踉踉地朝医院推。妻子跟在后面,一边扶着病人,一边为他撑着伞。

二十多分钟后,终于到达医院。值班女医生一接手,妻子就立即骑着车子,飞奔进哗哗雨中。是的,我也在操心着儿子。他感冒了,发着烧。他醒来后,用手摸摸身边,不见了爸妈,是怎样的害怕和畏惧,不知要哭得多厉害呢!医生牵拉着眼皮说:“绞肠痧,一时三刻要人命的!”就叫他服了几粒药片,为他打了一小瓶据说很贵的药水。然后,用嘴努了努病房里,那只唯一的黑黢黢的病床。并向我说了一句很惨人的话:“睡醒点,有危险,随时叫我!”我就怯怯地握着他的手,和他并排和衣躺下。过了一会,用手背凉在他的鼻孔前,有细若游丝的温热,才敢轻轻地眯瞪一小会。可不知为啥,他呼出的气,真是气味难闻,交织着烟味酒味油腻腻的肉味,差点熏得我呕吐起来。终于忍不住,我就睡在他的脚头,把他的脚抱在我的怀里。隔一会,装着不意识地掐一下他的脚后跟。有两次,他竟毫无知觉,把我吓得爬起来,使劲地推他,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,又沉沉睡去,我才战战兢兢地躺下。

终于挨到天亮,医生为他做了体检,挂了吊瓶。妻子为他提了一碗葱花麦面疙瘩汤。过了不久,站长来了,不失威严与长者风范说道:“你们两个年轻人,都是好同志。”他的家人也来了,一个朴实本分的大嫂,握着妻子的手,心扉说一句话“好人有好报,大妹子!”我才放心地离开,急急赶到单位上班。后来,区上宣传干部写了篇表扬我们夫妇俩的新闻表扬稿,望着站长那感激与愧疚的复杂眼神,我婉言谢绝。是的,我们被表扬了,而站长估计又要受到汛期脱岗的批评或问责。

过了多年,有一次在县城,我们与副站长偶然相遇。他对着一个孩子说:“当年,得亏你夏叔夏姨!两个好人,把我的命救了!”一问,副站长其实年龄也不大,只不过,长年病恹恹的,显老一些。又是多年了,我也五十几岁了,不知他现在身体还好好,还有那位老站长,若健在,老人家也该有七八十岁了吧。